

T 5424/3221

1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UG 22 1939

馮恭定先生全書卷十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錄

池陽語錄序

先生穎悟夙成治舉子業時每試輒雋所構制
菀出關內外靡不八人懽傳然先生已注意理
學迨子丑聯捷歷玉堂烏府彌錚錚有聲而向
道之志彌堅今觀代狩齊魯與弟子員講論足
稱洙泗家法再入中台忠義激奮上可薄雲霄

而巖可凜冰霜識者謂浩氣磅礴亦其言責宜
爾比掛冠歸則恂恂大雅似不能言而理學益
邃從遊者日益衆一時縉紳學士多執經問難
而農商工賈亦環視竊聽有非寶慶禪寺所能
容者當道遂為闢今關中書院以聚生儒講肄
即白鹿鷺湖未之或過是時教澤洋溢風韻四
訖梅私淑自艾猶以不親出大賢之門是懼叨
署原庠獲侍臯比間嘗審視而必察之見夫屋
漏衾影大庭動履無一不與今日諄諄學約合

又無一不與昔日侃侃封事合夫講矣而不行
為世所詬行矣而不盡符所講亦未厭世所望
先生惟身有之故不覺言之親切而有味且其
一段盛養光輝儼然太和元氣又不止泰山巖
巖而已我關中自橫渠氏以來幾數百載以迄
明興教化翔洽遠出前代黃河源自天上太華
高挿雲端風氣淳鬱真儒崛起其嗣續西銘邈
源周孔以翊

國朝崇儒重道之化此實天數非獨人事爾也

辛亥冬先生遊池陽其間聞風興起追隨步趨者坊里幾空梅復獲侍于清河南北禪寺更覺聞所未聞方謀錄先生語壽梓而張生有德房生建極党生還醇輩已先之矣先生語錄共若干卷池陽特其一斑耳然從遊我輩講學以析理事功節義文章道德以標格主敬以沿宗旨成終以究歸宿則一斑也而全豹已該先生實大聲宏

今上久道勵精在廷大臣廣從人望採諸節鉞直指久近奏議交章累牘力為推轂則先生指日還朝自是語錄轉為經濟堯舜君民千載一時俄頃間耳乃其作人至意猶勤勤懇懇不輟今觀錄中命定二絕超然物外真是疏水浮雲氣象至以難逃徒惹四字直砭末世利名膏肓則先生之有功世教媲美前賢茲可得其大槩云嘗憶王文成以武功牛耳斯文先生以直諫主盟吾道功力庶幾相當而揆厥所自文成一代才人先生尤三秦豪傑起家亦畧相彷彿昔孟

氏以空言存什一于千百昌黎氏謂其功不在禹下夫禹與孟氏主臣異地然惟其功不惟其地也則夫文成之與先生正先後相望而並為明儒宗條列纚纚尤萬世而下薄海內外誦法孔氏者之指南也詎區區訓一池陽士而已哉是為序

萬歷四十年歲次壬子春二月三原縣儒學署教諭門人城固韓梅頓首撰

池陽語錄卷上

河北西寺講語

萬歷辛亥孟冬廿一日先生至池陽謁王端毅公王康僖公馬谿田先生張玉坡先生溫一齋先生祠墓門人數十人從之是日天氣晴明冬日可愛兩兩三三煞有春風舞雩之意詠歌歸來門人韓學博及諸生百有餘人候講于寺先生曰吾關中如王端毅之事功楊斛山之節義呂涇野之理學李空同之文章

足稱國朝關中四絕。然事功節義係于所遇。文章係乎天資。三者俱不可必。所可必者。惟理學耳。吾輩惟從事于理學。則事功節義文章。隨其所遇。當自有可觀處。不必逐件去學。而後謂之學四先生也。

先生曰。事功如端毅節義如斛山。真為國朝第一。然學端毅者。不當學事功。學斛山者。不當學節義。何也。假如端毅。當日上疏後。即觸怒。逮獄。遭譴。被播。如斛山。則端毅當以節義名。

不得以事功名矣。如斛山。當日上疏後。蒙溫旨嘉納。陟華躋臚。則斛山又當以事功名。不得以節義名矣。可見吾輩只當就二公同道。二公易地皆然。處學不當在事功。節義上學。但不知二公同道處何在。易地皆然處何在。願共思之。母草草看過。

問理學與舉業同異。先生曰。以舉業體驗于躬行。便是真理學。以理學發揮于文辭。便是好舉業。原是一事。說不得同異。又曰。今之務舉

業者多在文字上求好不在心術上求好不
知七篇者有形之舉業固要好一念者無形
之舉業尤要好不然心術一念少差則終身
事業可知又何論功名哉

問明年科年屈指試期止有數月欲務舉業恐
妨理學欲務理學恐妨舉業奈何先生曰理
學使妨于舉業則理學亦異端談元說空之
學非吾儒進德脩業之學矣理學原不離舉
業如明年科年諸君中有自家應舉者有子
弟應舉者時日已迫工夫不多父兄固當督
責乎子弟自家亦當督責乎自家勿事優游
玩愒月日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收心靜養
簡事寡交將一切聲色貨利屏之絕之如此
便是學否則非學者書作文時務要潛心體
驗就在此處發揮道理使一一可見諸行事
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絕奔競營為之念下
忘食忘寢之功衆皆馳逐我獨恬澹如此便
是學否則非學其得雋也念縣官之寵遇何

為而布素不改其偕計也。念千里之跋涉，又何為而株守彌堅。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從此得第，則仕途一味奉公，而不敢萌榮身肥家之念。及至懸車，則林下一味談道，而不敢忘耕田鑿井之恩。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樹標一代流芳，千古皆決于今日之一念。毋以今日舉業為妨功而廢業也。竊願諸君從此打起精神，發起志願，斷斷然欲以為賢而為聖，不專專欲以為解而為魁。則豈惟自家不負科名，即父兄亦永錫之光。不惟父兄永錫之光，即百二山河亦與有榮施矣。倘見不及此，第曰時日已迫，工夫不多，方且舉業不暇，奚暇理學。無論今日所讀何書，所作何文，日用飲食，鮮能知味。即使口耳記誦，幸博巍科，則功名到手，心意滿足。倘萬一謙虛者化而為驕傲，謹守者變而為縱恣。彼時自家固不能把持乎自家父兄，又豈能約束乎子弟。臨渴掘井，臨淵羨魚。方曰如何做人，不亦晚乎。

為今之計莫若就在今日勘破將來一着養
成終身根本不出舉業直躋聖域豈非一舉
兩得之道哉若外舉業言學是異端談位說
空之學非吾儒進德修業之學也不知諸君
以為何如

問在止于至善先生曰聖賢學問只在心性用
功性者心之生理人性原來皆善至善者性
體也止于至善則當下直合性體矣五霸不
知性體至善故假仁假義二氏不知性體至

善故絕仁棄義告子不知性體至善故有杞
柳湍水之議若知性體至善學問止于至善
則五霸自不消去假二氏自不能絕棄告子
紛紛之議亦自悟其非矣此曾子之學獨得
孔氏之宗而萬世學者之所不能違也

問知止止字是死煞字否先生曰論語止吾止
止字是死煞字此止字是活字孔子十五便
知止于從心所欲不踰矩所以終身學問都
有着落一知止則胸中便有主張便有無窮

妙趣當下便活潑潑地。定靜安慮正是知止。妙處非如槁木死灰。置一物于此而後曰止也。聖人正恐人誤認止字為死煞。故以定靜安慮形容得止之妙。

問中庸大旨。先生曰：中庸一書如一篇論天命章。是冒頭。仲尼曰：君子中庸。是主意。中間引舜顏武周反覆發揮。君子中庸一句尚綱章。是大結首章。自天說到人。以本體為功夫。順言之也。末章自人說到天。以功夫合本體。逆言之也。故曰：易逆數也。知易則知中庸矣。畫前元有易。刪後豈無詩。知畫前之易則知天命之性。

先生曰：只中庸其至矣乎一句。費聖人多少心。堯舜授受大事也。止說一箇中字。孔子又恐人看得中字太高。遠故不得已加一庸字。若曰：中者庸也。既補出一箇庸字。又恐人看得太淺近。又贊之曰：其至矣乎。可見這箇中字非高非遠。非卑非近。真愚夫愚婦可與知能。

而天地聖人所不能盡也。子思一本中庸只是發揮此一句意。

先生曰：大學至治國平天下，中庸至贊化育參天地，皆是言學術，不是言事功。事功乃學術中之作用，非與學術對言也。後世迂視講學而專講事功，此所以併事功不及古人，可惜可惜。

問：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與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意同否？先生曰：中行者，資學兼到者也。狂狷者，具美資而可進于中行者也。狂狷一加學問，便是中行矣。正與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思君子思善人，又思有恒語，意同。思有恒正，所以思聖人。思狂狷正，所以思中行也。豈專為狂狷有恒而已哉？奈何？夫子思狂而天下遂有偽狂，夫子思狷而天下遂有偽狷。夫子思中行而天下遂有偽中行，如古之狂也，肆肆是真狂，今之狂也，蕩蕩便是偽狂。古之矜也，廉廉是

真猶今之矜也。忿戾便是偽。猶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之聖人是真中行。若鄉原便是偽。中行此夫子所以致慨于三疾而深惡乎鄉原也。

問理障之說。先生曰。不然。謂之曰理。自是無障。謂之曰障。還不是理。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或者以此為理障。不知此正察理不精之障也。豈理之障哉。如人目中。理上容不得砂石。肩理上亦容不得金玉屑。以理之所不能容者而強容之。此正悖理不通之障也。豈理之障哉。或者又曰。今有人于此。病中縱欲。固是欲障。病中讀書。亦是理障。先生曰。且問病中理上該讀書否。曰。理上不該讀。先生曰。既是理上不該讀。却要讀。此亦悖理不通之障也。豈理之障哉。以悖理之障而反坐于理。則冤理甚矣。或者為之快然。

問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章大意。先生曰。聖人胸中如太虛然。一無所有。而亦無所不有。鄙夫

未問之前安得無故起念此正所謂未發之中也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及鄙夫一問于我則因彼之問遂發動起我之知安得不竭兩端兩端既竭矣聖心尚有知乎哉依舊是無知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聖人之無知正聖人之所以有知也若人未問則自誇其知既欲已之勝乎人及人既問則自秘其知又恐人之同乎已使驕且吝胸中不知有多少機械此世人之有知正世人之所以無知也

先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鄙夫未問知從何起兩端既竭知從何留如諸生考試當題未出時安得無故下筆故曰無知及題既出因他題目才發動起我的文思故曰叩及文既完尚還有一句一意不盡發于文內否故曰竭及交卷後胸中依舊是題未下時光景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先生曰吾儒之無知無知而有兩端佛氏之無

知知無而兩端亦無洪鍾無聲由叩乃有聲
雖由叩乃有聲不知當未叩時雖無聲而實
有聲聲之理惟無聲而實有聲聲之理所以
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鳴若無聲而併無聲
聲之理是廢鍾也未叩時若與洪鍾同既叩
後便與洪鍾異雖既叩後與洪鍾異其實原
是未叩時與洪鍾不同知未叩時之不同則
知佛氏之言性與吾儒之言性佛氏之無知
與吾儒之無知毫釐而千里也

先生曰佛氏以理為障是空其聲而併空其聲
聲之理一切摠歸于空也所以無感時似與
吾儒同一有所感便顛倒錯亂依舊落于世
味中而不可救藥此正以理為障之障也理
何嘗有障哉若不以理為障則無障矣
先生曰聖人憫人之無知如見孺子將入于井
故一當鄙夫之間便有怵惕惻隱之心便不
容不竭兩端非納交于鄙夫非要譽于鄙夫
非惡其有隱之聲于鄙夫也

先生曰。上智聖人與下愚鄙夫同。只是中人多
了。些知識。所以過于下愚者在此。所以不及
上智者亦在此。何也。當無感時。無論上智下
愚。中人都是一樣無知。只是一有所感。人一
問及下愚。則以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問
一答一。問二答二。何嘗不竭。兩端何嘗添自
家一。些知識在內。上智亦以知之為知之。不
知為不知。問一答一。問二答二。亦何嘗不竭
兩端。亦何嘗添一。些知識在內。只是中人多
不然。或以知為不知。或以不知為知。或問一
答二。或問二答一。便不肯竭。兩端便自家添
許多知識在內。世道人心之壞。全壞于此等
人。此聖人所以自任以無知也。為中人者。能
親師取友。講明正學。刊落機知。復還本真。造
到與下愚一般境界。便是到上智聖人境界。
先生曰。陽明先生云。箇箇人心有仲尼。則箇箇
人心有良知。惟聖人能致良知。所以鄙夫一
問便竭。兩端不然。則茫然無以置對。又不然。

則記誦之學易窮何以能竭兩端哉無知而能竭兩端此正聖人之所以致良知聖人之所以為無知也

問人生所遇不齊多不免動心柰何先生曰人心本自如太虛一切窮通得喪是非毀譽真如寒暑風雨原與太虛本體無與卑之存一狗世心不是高之存一憤世心尤不是只平心易氣應之便合太虛之體隨其所遇便都是瀟灑快樂境界先生又曰請問人生所遇不齊不知動心後能齊否曰不能先生曰既不能可見還多了箇動心到不如只平心易氣應之自家還討箇受用自在

問先天後天之說先生曰人須要認得天字明白然後可言先後此處最要活看假如以起念為天則未起念時為先天既起念後便屬後天如不睹不聞是先天至慎獨便是後天繼此而發為事業則慎獨又是先天事業又屬後天矣揔之天字指當下言凡事有天凡

事有先天後天最當活看如以伏羲之畫為天則未畫為先天既畫即為後天如以文王之卦詞為天則伏羲之畫為先天而文王既演之後即為後天如以周公之爻為天則伏羲文王皆為先天而周公作爻之後即為後天先後字不可執一看

問和同之辨先生曰和同外面一樣若虞廷都俞喜起之盛無一毫乖戾異議恰似同不知此和也非同也若後世安石秦檜之流當時

附和者不少恰似和不知此皆私相迎合以取官爵耳此同也非和也和同外面一樣只是君子小人心上不同講和而不同處不可用吁咈歛替字若用此則外面顯然不同矣又何消辨和而不同同而不和

先生至弘道書院謁三先生祠畢一客曰端毅公父子當日極一時之盛今後人可謂否屯之極先生曰以端毅公父子如此勛業今否之極正泰之漸也如禹稷契同時奏功宜同

時享報却不盡然。禹以其身有天下，報之最
早。享國却只四百年。契之後，若湯雖遲四百
餘年，始有天下，而享國則六百年。稷之後，若
武王，直遲千有餘年，中間去邠遷岐，為狄人
所苦，及文王，姜里之危，一身一家，且不可保。
自當日觀之，似天不可問，不知享國却八百
年，天地間乘除加減道理，原來如此。

先生祠內，先生問其後人曰：聞康僖公七歲
能詩，果否？其後人述屋隙詩：風來梁上響，月
到枕邊明。一聯先生曰：此不愧屋漏意。

先生曰：康僖公生長世家，少年登第，自筮仕至
宦成，通無坎坷，中間止因得罪劉瑾，罰粟三
百石，輸邊，受許多苦楚。至今尚論者，以此為
康僖公第一美事，可見學者不當以危因為
不幸。

問諸生中多有貧困不得讀書者，奈何？先生曰：
顏子在陋巷中，能博文約禮，斟酌四代禮樂。
貧困曷嘗悞了？顏子讀書，余亦嘗屢空，因讀

陋巷章作二絕以自寬云命定難逃陋巷貧
機關徒惹鬼神嗔不如打疊心源淨做箇義
皇以上人命定難逃陋巷貧奔忙徒惹世人
嗔不如閉戶焚香坐做箇乾坤無事人人人
若知難逃徒惹四字不惟高明者能自守即
庸愚者亦見無益而自止矣

先生曰貧如夷齊千古稱聖貧如顏淵千古稱
賢貧易嘗負人哉只恐人負貧耳

先生曰人貧而我憐之周之則可我貧而望人
憐之周之則不可

先生曰賈誼上書痛哭流涕欲感動人主使天
下太平孔子講學亦是痛哭流涕欲提醒人
心使萬世太平聖人用心之苦如此

問徐行後長先生曰臯夔稷契之揖讓只是箇
徐行後長操莽溫懿之爭篡只是箇疾行先
長

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先生曰要看一道字天
地間原有這箇道理這箇道理又非渺冥實

不外禎祥妖孽著龜四體人之善不善一念處此天地間自然實理實事惟至誠能先知之他人實自昧之耳至誠前知是人自異于至誠非至誠異于人也

問儒一也何有真儒醇儒大儒名儒之別先生曰儒一也若立心制行一毫不假雖卓然以聖學自命而中間不無襍于二氏之學此可以言真而不可以言醇如純然吾儒不襍二氏躬行實踐不愧古人而硜硜自守尚隘與

人為善之量此可以言醇而不可以言大若闇然潛修而一腔四海退然如不勝衣而一念萬年如舜之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如橫渠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之謂大儒而真醇不待言矣此三者摠謂之名儒吾輩學為儒者也請擇于斯三者

池陽門人張有德

樊由聖

楊我蘊

張其賢

房會極

房建極錄

三孝祖 劉應鰲 楊素蘊

殷曰序 劉 鼎 李國葵

龐淳化 李道光 王一麟

張騰霄 李昌允 周綿祚

孔聲振 王念祖 師上德

劉 昇 秦所式 姜三接

王家梧 馬攀龍 張冲奎

魚賜錦 秦之俊 杜為儀

李含真 王一鳳 來 謙

賈天駿 党還醇 秦樂天校

慶善寺講語

先生謁諸公祠墓之明日歸長安門人百有餘人祖于城南慶善寺因設講席如昨先生坐已諸生請曰自昔大儒講學宗旨不一願先生提綱挈領使諸生有所持循先生曰自昔大儒講學宗旨雖多端揔之以心性為本體以學問為功夫而學問功夫又揔之歸于一

敬君子小人之分只在敬肆之間敬者衆善之根肆者衆惡之門敬者衆福之根肆者衆禍之門敬則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肆則父子無親君臣無義夫婦無別長幼無序朋友無信人人敬則天下治人人肆則天下亂堯舜只是箇敬桀紂只是箇肆可不畏哉可不辨哉故曰敬者聖學之要

問敬為聖學之要回矣又云敬者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何也曰初學之士多以安詳恭敬為主多知收斂及至既學之後多自以為有所得便寬一步自謂悟後全無礙不知悟處就是誤處卒之放縱決裂壞人不小是徒知敬以成始而不知敬以成終也不知以文王之聖且緝熙敬止曰緝熙者無已時也故曰純亦不已以孔子之聖縱學到從心所欲不踰矩地位而志學一念必不敢少已若少已便踰矩矣成始成終成終二字尤當玩味

先生曰敬者心之本體如見大賓承大祭此心不覺收斂豈納交要譽惡聲哉一自然而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耳可見敬者心之本體原如是主敬云者不過以功夫合本體耳非硬將一物強置之胸中曰敬曰敬也

問見大賓能敬承大祭能敬是性體否先生曰是情也非性也是率性之道非天命之性也見一賓承祭能敬必有所以能敬者在此天命之性也此天命之性特因見賓承祭而後形

非因見賓承祭而始有惟未見大賓而吾心先已有主未承大祭而吾心先已有神此之謂性體此之謂未發之中惟吾心先已有主所以一見大賓便能敬惟吾心先已有神所以一承大祭便能敬此之謂率性此之謂中節之和能敬者情所以能敬者性知其所以能敬而主敬者君子盡性至命之學

問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先生曰且只問禽獸見大賓承大祭能敬否人之所以異于

禽獸者幾希正指此一點能敬之性體耳不然人之目能視禽獸之目亦能視人之耳能聽禽獸之耳亦能聽人之口能飲身能動禽獸之口亦能飲身亦能動人又何異于禽獸哉孟子曰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余亦曰無恭敬之心非人也昔人有欲打破敬字者有謂目自能視耳自能聽更說甚存誠持敬者蓋未知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只在敬肆之間耳

問晉人以放達為高近世高明者多倣之不知敬處安在先生曰晉人做出放達氣象若與世相忘與人無競不知如王戎鑽核王衍三窟郗超入幕不知果相忘無競否可見他放縱恣肆處正是機械變詐處故作無心處正是詭秘有心處

先生曰莊子言自得自適是言堯舜以天下勞心以天下為桎梏不過要得人之得適人之適使別人得所而非自得自適也自得自適

池陽語錄
與吾儒之說不同。只是要自家討便益討受。用不管別人死活。此莊子之逍遙。所以壞心術而得罪于名教也。

先生曰。今人以敬為偽。以肆為真。即有好修者。見道不明。欲敬。恐人說偽。欲肆。于心又不安。此所以耽閣一生。良為可惜。不知恐人說偽。只當在敬中求真。不當在肆中求真。敬中求真。是真君子。肆中求真。是真小人。真之一字。亦不可不辨也。且于心不安處。就是真心。為真君子者。正當于此處識取。

問曾點莫春之樂。過此亦能有是樂否。曰。遇莫春。能樂。遇秋冬不能樂。點與三子何異。只有了這箇樂。無時無處無不是此物矣。譬之善畫者。寫出春景固好。寫出秋景冬景亦好。即如此時天氣雖寒。然少長咸集。欣然有得。就是春風舞雩氣象。何必遠求。

先生曰。學者必有戒慎恐懼之心。然後有春風沂水之樂。若無此心。而徒譚此樂。是晉室之

風流非曾點之真樂矣

問君子小人當如何處先生曰論交與當親君子而遠小人論度量當敬君子而容小人論學術當法君子而化小人不化則乏曲成之仁不容則隘一體之量不遠則傷匪人之比先生曰交與一人不可妄講學無人不可容

先生曰有經世之學有出位之學有闇修之學有私已之學以出位為經世以私已為闇修此學者大病然有經世之學而無出位之學便是闇修而非以不講為闇修有闇修之學而無私已之學便是經世而非謂講經世之學者盡皆出位好名之人

問好名乃學者大病先生曰然然又有不可不辨者君子曰不好名恐雜為善之心小人亦曰不好名恐妨為惡之路又曰君子為善不純只有好名二字小人阻君子為善亦只有好名二字

先生曰好名之心有顯而易見者有隱而難知

者務外之人無論矣至于私己之士躲避是非絕口不敢言自以為我不好名人亦以不好名歸之不知此正是好名之深處何也是與非對譽與毀對喜是喜譽之心固是好名避非之心即喜是之心避毀之心即喜譽之心避毀避非之心獨非好名乎可見喜是喜譽其為好名也易見避毀避非其為好名也難知故學者必拔去好名之根而後可以言學

問為惡無近刑為善無近名先生曰惡原不當為也而曰為惡無近刑只是教人為惡不要已甚耳不戒其為惡而戒其無近刑何也不知其為惡之日即其近刑之日而曰為惡無近刑令人犯不赦之刑而悔之無及者必斯言也是誤天下之小人也善原當為也又何論有名不有名君子為善原不為名而實大聲宏名必隨之是為善之日即近名之日也而曰為善無近名令人避好名之嫌而不敢

為善者必斯言也。是誤天下之君子也。范忠宣曰：若避好名之嫌，終無為善之路，可謂莊生頂門之針。

先生曰：君子曰不好名，小人曰君子好名。若不好名，何以名都歸于君子？君子無辭以應，不得已，只得併實，亦不敢務恐務實而一時名至，無以避好名之嫌耳。不知避好名之嫌，是亦好名也。惟不避好名之嫌而後謂之真不好名。

先生曰：好名不好名，古今聚訟。余有一言解之。凡說好名的事，就都是該做的事。若不是該做的事，一做便壞了名。如何說得好名可見。好名之譏，正周行之示也。豈直不當避而已哉？知此則君子有所恃以務實，小人無所恃以肆譏矣。

問：近有以不撻不舍之間，有妙存焉。解撻舍存亡，何如？先生曰：此特為不撻者居間耳。猶居官者曰：不清不濁之間，有妙存焉。有是理乎？

為此言者必貪墨自恣者也。莊生謂盜蹠死
利于東陵伯夷死名于首陽。蓋曰貪固好利
清亦好名。臧穀亡羊其失一耳。不知使居官
者號于人曰貪固好利。清亦好名。此其人清
耶貪耶。不問可知矣。此莊生所以誤人不淺
也。

先生曰。易曰藏密。詩曰潛伏。子思曰闇然。此正
聖學真脉。吾儒講學正是講學問要。潛要闇
要密而鄉原反借此以杜講學之口。亦奇甚

矣。不知講學而不粘帶世味。譏評時事便是
潛。便是闇。便是密。非以不講為潛。為闇。為密
也。

先生曰。楊氏無君。墨氏無父。當日豈料至此。只
是起于一念學術之差。所以併自家亦不知
耳。可見術不可不慎。孟子曰。矢人豈不仁于
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
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嗚呼。君親大倫。仁
人孝子無所解于其心者也。楊墨豈不仁于

吾儒哉亦學術誤之耳世之非學者曰只在行不在講竊恐所行一差關係豈小譬之歧路之中又岐路焉雖欲不問不可得也彼謂不必講者原安心不行第借口非學耳先生曰學者須要脚根踏得定徹頭徹尾才得有成不然如登九級浮圖一脚履錯直跌到底為山九仞未成一簣豈止不能成山恐平地亦不可得也可畏可畏

問君子質而已矣章大意先生曰棘子成意思

儘好只是言語過激子貢真得夫子彬彬之意不可說失輕重本末之等當時有文無質賤得以凌貴卑得以凌尊紊名分壞紀綱固不成世界若有質無文則貴無以別于賤尊無以別于卑名分紊紀綱壞亦不成世界矣如周制樹屏反玷舞佾歌雍正所以別上下辨尊卑若因大夫之僭而遂併其佾與雍而去之則大夫固不得以僭乎天子天子又將何以別于大夫執故曰虎豹之鞞猶犬羊之

轉其關係世道一樣不可以偏勝有無論也
問文質彬彬先生曰彬彬最要體認蓋文質不
是對立的亦不是六分四分低昂的譬之一
木質也斲而為器則文矣器質也加以彩飾
則文矣文質豈二物哉第雕斲彩飾不可太
過使文勝質耳是知無方之愛敬皆從孩提
知愛一念生來知此可以論文質矣

問道可道非常道何如先生曰吾儒所謂道正
指其可道者而道之也老氏云道可道非常
道則是以道不可道者為常道矣有是理乎
可言者是常言可行者是常行今日道可道
非常道則是言可言非常言行可行非常行
而以言不可言者為常言以行不可行者為
常行矣背理不通莫此為甚

問有為漢儒躬行宋儒空談之說者其殊不然
不知先生何如先生曰漢儒中誠有躬行者
而槩謂漢儒躬行則不可無論其他失節敗
行即如馬融之列女樂桓榮之誇稽古不知

可言躬行否宋儒如周程張朱即在孔門亦當列德行之科其他如司馬君實邵堯夫尹彥明劉元城諸儒其躬行實踐豈在冉閔之下漢書宋史明白易見而猶敢為此言是侂胄江陵之餘唾不可不察也雖然亦非真尊漢儒也特因漢儒不講學故借以非宋儒耳使漢儒而亦講學也恐亦不免以非宋儒者非之矣

先生曰漢儒有傳經之功但當論其功而不當論其行宋儒有明道之功固當重其功而尤當重其人

問行義以達其道先生曰行義達道不是行義時能建些大功業便謂之達道便謂之有用實學便謂之真儒不能建些大功業便謂之不能達道便謂之處士純盜虛聲便謂之偽儒如此將道字却看做事功了人安得不詭遇以圖功業如此是行義以達其功非行義以達其道也且如詭遇而能獲禽則功業雖

建而人品已失如詭遇而又不能獲禽則人品先失而功業又不能建豈不惜哉行義達道只是要不枉其道不專在功業大小間論也三代而後此道不明久矣夫子安得不有聞語未見人之嘆

問求志者求何志達道者達何道先生曰求志者求此天地萬物一體之志達道者達此天地萬物一體之道若不求此志即倖成一匡九合之功亦枉道也豈得謂之達道哉

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倘責任不在得無于一體之心有礙乎先生曰不然有此一體之心時乎大行雖披纓而于此心無所加時乎窮居雖閉戶而于此心無所損非謂一槩披纓而後謂之一體也雖閉戶之時而披纓之心未嘗不在只是責任不在我不得不閉戶耳非謂一閉戶而遂于一體之心有礙也禹稷顏回同道正同此一體之心同此猶已之心只是禹稷有責任說得由已顏子無責

任說不得由己。惟猶己之心同。所以能易地皆然。猶己之心。天地萬物一體之心也。

先生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只在心上論，不在責任上論。責任所在，無論山林，不得侵廟堂之權；即廟堂之上，錢穀亦不得侵甲兵之權。一體之心，雖同而所居之位不一，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此之謂君子而時中。此之謂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之學。

先生曰：天下事各有職分，一毫越俎不得。只是講學一事，無論窮達，人人都是當講的人，人都是有分的，却說不得越俎。故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先生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今人一膜之外，便分彼此。即父母兄弟間，尚且不能一體，又何論天地萬物哉？程子天地萬物一體之說，蓋恫乎有餘悲也。

或有疑程子一體之說為馳騫者，先生曰：子請勿疑。學者儘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尚恐不能

以父母兄弟為一體若疑其馳騫而不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一膜之外便分彼此其痿痺不仁之病殆有不可言者矣程子一體之說乃對症之良藥彼馳騫之疑是亦痿痺不仁之病將發而不自覺者也請速以程子之良藥藥之

先生曰張子西銘正是解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一句開口說乾稱父坤稱母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何等痛快學者果能知乾坤原是我的父母自然知萬物原是我的同胞雖欲痛癢不相關不可得也

先生池陽之講不惟士人興起即里巷小民咸擁輿聚觀候門竊聽欲得一二語終身誦之先生因出所刻做箇好人心正身安魂夢穩行些善事天知地鑒鬼神欽舊對一聯示之于是衆共朗念歡然稽首而去

先生瀕行諸門人餞于郊洗腆酌先生先生曰因此酒觸起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

不合者仰而思之。聖聖相承，道同心一。那有不合有德曰：或時勢不同。先生曰：只頭一句。禹惡旨酒，先不合。禹曰：惡旨酒。周公曰：我有旨酒，周公豈不知惡當時也？費了多少思量。如禹之絕，亦不難。只是燕賓奉祭，又不可少。斟酌再三，才悟得這箇道理。原是活的。所以三百篇中一則曰：旨酒。再則曰：旨酒而俱繫以燕樂嘉賓，可見除了賓祭，都是當惡而絕之的。雖然燕賓固不可少，又恐賓主借此沉

湏而不知惡，所以賓筵章又極言其醉狀而深戒之。曰：既醉而出，並受其福。可見這箇旨酒雖賓燕不可少，亦不可縱。此又周公善用其惡而深合大禹之心者也。只此一事，不知費了多少思量。故曰：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又何況四事。拄曰：禹惡旨酒，實未嘗絕。先生曰：絕尚不能制，不絕必至濫觴。賓筵之詩，吾輩不可不書一通，以銘之座右。

池陽門人趙之璞 王家柱 郝鍾秀

劉汝理 孫元標 党還醇錄

任紹祖 秦世英 李永沛

馬見龍 王延陞 馬如龍

張恢 樊吉徵 胡封

杜鶴齡 楊汝棟 李生春

李三汲 馬化龍 傅鳳翼

李允懋 張企程 張天嘉

党朝相 党蘭 吳邦憲

党芳 石垂鑑 楊日升

馬一元 王宰 石垂箴

王柱 劉禹龍 王麟徵

王右文 石鼎玉 梁文明校





